

清曹雪芹著 脂砚斋评

貳

脂砚斋评
石头记

脂砚齋評石頭記

清

曹雪芹 著

清

脂砚齋 評 貳

綫裝書局

第二十回

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

智慧生魔多象，魔生智慧方深。智魔寂灭万缘根，不解智魔作甚。

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“耗子精”，宝钗撞来，讽宝玉元宵不知“绿蜡”之典，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讥刺取笑。那宝玉正恐黛玉饭后贪眠，一时存了食，或夜间走了困，皆非保养身体之法。云宝玉亦知医理，却只是在颦、钗等人前方露，亦如后回许多明理之语，只在闺前现露三分。越在雨村等经济人前，如痴如呆，实令人可恨。但雨村等视宝玉不是人物，岂知宝玉视彼等更不是人物，故不与接谈也。宝玉之情痴真乎假乎，看官细评。幸而宝钗走来，大家谈笑，那林黛玉方不欲睡，自己才放了心。忽听他房中嚷起来，大家侧耳听了一听，林黛玉先笑道：“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嚷呢！那袭人也罢了，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场他，可见老背晦了。”袭卿能使颦卿一赞，愈见彼之为人矣，观者诸公以为何如？

宝玉忙要赶过来，宝钗忙一把拉住道：的是宝钗行事。“你别和你妈妈吵才是，他老糊涂了，倒要让他一步为是。”宝钗如何，观者思之。宝玉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说毕走来，只见李嬷嬷拄着拐棍在当地骂袭人：“忘了本的小媳妇，我抬举起你来，活像过时妈妈骂丫头，在袭卿身上去叫下撞天屈来。这会子我来了，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，见我来也不

理一理。一心只想装狐媚子哄宝玉，看这句几把批书人吓杀了。哄的宝玉不理我，幸有此句，不然我石兄、袭卿扫地矣。听你们的话。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，这屋里你就作耗，如何使得！好不好拉出去，配一个小子，虽写得翻肖，然唐突我袭卿，实难为情。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宝玉不哄！”若知好事多魔，方会作者之意。袭人先只道李嬷嬷不过为他躺着生气，少不得分辨说“病了，才出汗，蒙着头，原没看见你老人家”等语。后来只管听他说“哄宝玉，装狐媚”，又说“配小子”等，由不得又愧又委屈，禁不住哭起来。

宝玉虽听了这些话，也不好怎样，少不得替袭人分辨说病了吃药等话，又说：“你不信，只问别的丫头们。”李嬷嬷听了这话，益发气起来了，说道：“你只护着那起狐狸，那里认得我了，叫我问谁去？”

真有是语。谁不帮着你呢？真有是事。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的！冤枉冤战！我都知道那些事，囹圄语难解。我只和你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去了讲了。把你奶了这么大，奶妈拿手话。到如今吃不着奶了，把我丢在一旁，逞着丫头们要我的强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也哭起来。彼时黛玉、宝钗等也走过来劝说：“妈妈，你老人家担待他们一点子就完了。”李嬷嬷见他二人来了，四字妈妈是看重二人身分。便拉住诉委屈，将当日吃茶，茜雪出去，与昨日酥酪等事，唠唠叨叨说个不清。好极妙极，毕肖极！

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完输赢账，听得后面高声

特为乳母传照，暗伏后文倚势奶娘线脉。《石头记》无闲文并虚字在此。壬午孟夏，畸笏老人。

茜雪至“狱神庙”方呈正文。袭人正文标目曰：“花袭人有始有终。”余只见有一次。眷清时，与“狱神庙慰宝玉”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。叹叹！丁亥复，畸笏叟。

嚷动，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，排揎宝玉的人，——正值他今儿找上文。输了钱要迁怒于人，有是争竞事。便连忙赶过来，拉了李嬷嬷笑道：“好妈妈，别生气，大节下，老太太才喜欢了一日。你是个老人家，别人高声，你还要管他们呢，难道你反不知道规矩？在这里嚷起来，叫老太太生气不成？你只说谁不好，阿凤两提老太太，是叫老姬想，袭卿是老太太的人。况又双关大体。勿泛泛看去。何等现成，何等自然。的是凤卿笔法。我替你打他。我家里烧的滚热的野鸡，快来跟我吃酒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拉着走，又叫丰儿：“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，一丝不漏。擦眼泪的手帕子。”

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凤姐走了，一面还说：“我也不要这老命了，越性今儿没了规矩，闹一场子，讨个没脸，强如受那娼妇蹄子的气。”后面宝钗、黛玉随着，见凤姐儿这般，都拍手笑道：“亏这一阵风来，批书人也是这样说，看官将一部书中人一一想来，收拾文字非阿凤俱有琐细引述事。《石头记》得力处俱在此。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。”宝玉点头叹道：“这又不知是那里的账，只拣软的排揎。昨儿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，上在他账上。”

一句未了，晴雯在旁冷笑道：“谁又不疯了，得罪他作什么！便得罪了他，就有本事承认，不犯着带累别人！”袭人一面哭，一面拉宝玉道：“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，你这会子又为我得罪这些人，这

一段特为怡红
袭人、晴雯、茜
雪三鬟之性情、
见识、身分而
写。己卯冬夜。

还不够我受的，还只是拉别人。”宝玉见他这般病势，又添了这些烦恼，连忙忍气吞声，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，又见他汤烧火热，自己守着他，歪在旁边，劝他只养着病，别想着些没要紧的事生气。袭人冷笑道：“要为这些事生气，这屋里一刻还站不得了。实言非谬语也。但只是天长日久，只管这样，可叫人怎么样才好呢？时常我劝你，别为着我们得罪人，你只顾一时为我们那样，他们都记在心里，遇着坎儿，说的好听不好听，从“狐媚子”等语来。实实好语，的是袭卿。大家什么意思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流泪。又怕宝玉烦恼，只得又勉强忍着。

一时杂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药来，宝玉见他才有汗意，不肯叫他起来，自己便端着，就枕与他吃了，即命小丫头们铺炕。袭人道：“你吃饭不吃饭，到底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心中时时刻刻正意语也。坐一会子，和姑娘们玩一会子再回来。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。”宝玉听说，只得替他去了簪环，看他躺下，自往上房来。

同贾母吃毕饭，贾母犹欲同几个老管家嬷嬷斗牌解闷。宝玉记着袭人，便回至房中，见袭人朦朦睡去。自己要睡，天色尚早。彼时晴雯、绮霞、秋纹、碧痕都寻热闹，找鸳鸯、琥珀等耍戏去了，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问房内灯下抹骨牌。宝玉笑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同他们玩去？”麝月道：“没有钱。”宝玉道：“床

麝月闲闲无语，
令余酸鼻，正所谓对景伤情。丁亥夏，畸笏。

底下堆着那么些，还不够你输的？”麝月道：“都玩去了，这屋里交给谁呢？正文。那一个又病了，满屋里上头是灯，地下是火。灯节。那些老妈妈子们，劳天拔地服侍一天，也该叫他们歇歇。小丫头子们也是服侍了一天，这会子还不叫他们玩玩去？所以让他们都去罢，我在这里看着。”

宝玉听了这话，公然又是一个袭人。因笑道：“我在这里坐着，岂敢？每于如此等处，石兄何常轻轻放过，不介意来？亦作者欲瞒看官，又被批书人看出，呵呵！你放心去罢。”麝月道：“你既在这里，越发不用去了。咱们两个说话玩笑岂不好！”全是袭人口气，所以后来代任。宝玉笑道：“两个作什么呢？怪没意思的。也罢了，早上你说头疼，这会子没什么事，我替你篦头罢。”麝月听了便道：“就是这样。”说着，将文具镜匣搬来，卸却钗钏，打开头发，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。金钗细事如此写。

只篦了三五下，只见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。一见了他两个，便冷笑道：“哦，交杯盏还没吃呢，虽俗语亦少露怡红细事。倒上头了！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来，也给你篦一篦。”晴雯道：“我没那么大福。”说着拿了钱，便摔帘子出去了。

宝玉在麝月身后，麝月对镜，二人在镜内相视。此系石兄得意处。宝玉便向镜内笑道：“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。”麝月听说，忙向镜中摆手，好看趣。宝玉会意。

忽听“唿”的一声帘子响，晴雯又跑进来问道：麝月摇手为此，可儿可儿。好看煞。“我怎么磨牙了？咱们倒得说说。”麝月笑道：“你去你的罢，又来问人了。”晴雯笑道：“你又护着，你们那瞞神弄鬼的，找上文。我都知道，等我捞回本儿来再说话。”说着一径出去了。闲上一段儿女口舌，却写麝月一人。有袭人出嫁之后，宝玉、宝钗身边还有一人，虽不及袭人周到，亦可免微嫌小敝等患，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。故袭人出嫁后云“好歹留着麝月”一语，宝玉便依从此话，可见袭人虽去，实未去也。写晴雯之疑忌，亦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，却又轻轻抹去，正见此时都在幼时，虽微露其疑忌，见得人各禀天真之性，善恶不一。往后渐大渐生心矣。但观者凡见晴雯诸人则恶之，何愚也哉！要知自古及今，愈是尤物，其猜忌妒愈甚，若一味浑厚大量涵养，则有何可令人怜爱护惜哉？然后知宝钗、袭人等行为，并非一味蠢拙古板，以女夫子自居。当绣幕灯前，绿窗月下，亦颇有或调或妒，轻俏艳丽等说，不过一时取乐买笑耳，非切切一味妒才嫉贤也。是以高诸人百倍，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！看过后文则知矣。故观书诸君子不必恶晴雯，正该感晴雯金闺绣阁中生色方是。这里宝玉通了头，命麝月悄悄的服侍他睡下，不肯惊动袭人，一宿无话。

娇憨满纸，令人叫绝。壬午九月。

至次日清晨起来，袭人已是夜间发了汗，觉得轻省了些，只吃些米汤静养。宝玉放了心。因饭后时到薛姨妈这边来闲逛，彼时正月内，学房中放年学，闺阁中忌针黹，却都是闲时，因贾环也过来玩，正

写环兄先赢，亦是天生地设，现成文字。己卯冬夜。

遇见宝钗、香菱、莺儿三个赶围棋作耍，贾环见了也要玩。宝钗素习看他亦如宝玉，并无他意，今日听他要玩，让他上来坐了一处玩，一磊十个钱，头一回自己赢了，心中十分欢喜。后来接连输了几盘，便有些着急。赶着这盘正该自己掷骰子，若掷个七点便赢，若掷个六点，下该莺儿，掷三点就赢了。因拿起骰子来，恨命一掷，一个坐定了五，那一个乱转。莺儿拍着手只叫“么”，娇态如此。好看煞。贾环便瞪着眼，“六七八”混叫，那骰子偏生转出么来。贾环急了，伸手便抓起骰子来，然后就拿钱，说是个六点。更也好看。莺儿便说：“分明是个么。”宝钗见贾环急了，便瞅莺儿说道：“越大越没规矩，难道爷们还赖你？酷肖。还不放下钱来呢！”

莺儿满心委屈，见宝钗说，不敢则声，只得放下钱来，口内嘟囔说：“一个作爷的，还赖我们这几个钱，连我也不放在眼里。酷肖。前儿和宝玉玩，倒卷帘法，实写幼时往事，可伤！他输了那些，也没着急。下剩的钱，还是几个小丫头们一抢，他一笑就罢了。”宝钗不等说完，连忙断喝。贾环道：“我拿什么比宝玉呢？你们怕他，都和他好，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。”蠢驴。说着便哭了。观者至此，有不卷帘厌看者乎？余替宝钗实难为情。宝钗忙劝他：“好兄弟，快别说这话，人家笑话你。”又骂莺儿。

正值宝玉走来，见了这般形况，问：“是怎么了？”

贾环不敢则声。宝钗素知他家规矩，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，大族规矩原是如此，一丝儿不错。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。他想着：弟兄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，何必我多事，反生疏了。况且我是正出，他是庶出，饶这样还有人背后谈论，此意不呆。还禁得辖治他了。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。——你道是何呆意？因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，亲姊妹有元春、探春，伯叔的有迎春、惜春，亲戚之中又有史湘云、林黛玉、薛宝钗等诸人。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，凡山川日月之精秀，只钟于女儿，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。因有这个呆念在心，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，可有可无。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，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，不可忤慢，只得要听他这句话。听了这一个人之话，岂是呆子，由你自己说罢，我把你作极乖的人看。所以弟兄之间，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，并不想自己是丈夫，须要为子弟之表率。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，却怕贾母，才让他三分。

如今宝钗恐怕宝玉教训他，倒没意思，便连忙替贾环掩饰。宝玉道：“大正月里哭什么？这里不好，你别处玩去。你天天念书，倒念糊涂了。比如这件东西不好，横竖那一件好，就弃了这件取那个。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？你原来是来乐的，既不能取乐，就往别处去再寻乐玩去。哭一会子，难道算取乐玩了不成？倒招自己烦恼，不如快去为

又用诨人语瞒着看官。己卯冬辰。

是！”呆子都会立这样意，说这样话。贾环听了，只得回来。

赵姨娘见他这般，因问：“又是那里垫了踹窝来了？”多事人等口谈吐。一问不答，再问时毕肖。贾环便说：“同宝姐姐玩的，莺儿欺负我，赖我的钱，宝玉哥哥撵我来了。”赵姨娘啐道：“谁叫你上高抬盘去了？下流没脸的东西，那里玩不得，谁叫你跑了去讨没意思？”

正说着，可巧凤姐在窗外过，都听在耳内，便隔窗说道：“大正月又怎么了？环兄弟小孩子家，一半点儿错了，你只教导他，说这些淡话作什么？凭他怎么去，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，就大口啐他？反得了理了。他现是主子，所谓贬中褒，想赵姨即不畏阿凤，亦无可回答。不好了，横竖有教导他的人，与你什么相干？环兄弟出来，跟我玩去。”

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，听见叫他，忙唯唯的出来，赵姨娘也不敢则声。弹妒意正文。嫡嫡是彼亲生，句句竟成正中贬，赵姨实难答言，至此方知题标用“弹”字甚妥协。己卯冬夜。

凤姐向贾环道：“你也是个没气性的，时常说给你，要吃要喝，要玩要笑，只爱同那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，就同那个玩。你不听我的话，反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，狐媚子霸道的。借人发脱，好阿凤，好口齿，句句正言正理，赵姨安得不振翅低头，静听发挥？批至此不禁一大白，又大白矣！自己不尊重，要往下流走，安着坏心，还只

管怨人家偏心。输了几个钱？转得好。就这么个样儿？”贾环见问，只得诺诺的回说：“输了一二百。”凤姐道：“亏你还是爷，输了一二百钱就这样。”回头叫丰儿：“去取一吊钱来，作者当记一大百乎？笑笑。姑娘们都在后头玩呢，把他送了玩去。收拾得好。——你明儿再这么下流狐媚子，我先打了你，打发人告诉学里，皮不揭了你的！为你这个不尊重，又折一笔，更觉有味。恨的你哥哥牙根痒痒，不是我拦着，窝心脚把你的肠子窝出来呢！”喝命：“去罢！”本来面目，断不可少。贾环诺诺的跟了丰儿，得了钱，三字写着环哥。自己和迎春等玩去，不在话下。一段大家子奴妾口吻，如见如闻，正为下文五鬼作引也。余为宝玉肯效凤姐一点余风，亦可继荣宁之盛，诸公当为如何？

且说宝玉正和宝钗玩笑，忽见人说：“史大姑娘来了。”妙极！凡宝玉、宝钗正闲相遇时，非黛玉来即湘云来，是恐泄漏文章之精华也。若不如此，则宝玉久坐忘情，必被宝卿见弃，杜绝后文成其夫妇时无可谈旧之情，有何趣味哉？宝玉听了，抬身就走。宝钗笑道：“等着，咱们两个一齐走，瞧瞧他去。”说着下了炕，同宝玉一齐来至贾母这边。只见史湘云大说大笑的，见他两个来了，忙问好厮见。写湘云又一笔法，物犯不犯。正值林黛玉在旁，因笑问宝玉：“在那里的？”宝玉便说：“在宝姐姐家的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我说呢，亏在那里绊住，总是心中事语，故机括一动，随机而出。不然早就飞了来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只许

“等着”二字，大有神情，看官闭目熟思，方知趣味，非批书人谩拟也。己卯冬夜。

同你玩，替你解闷儿？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趟，就说这话。”林黛玉道：“好没意思的话！去不去管我什么事？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！还许你从此不理我呢！”说着，便赌气回房去了。

宝玉忙跟了来，问道：“好好的又生气了，就是我说错了，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，和别人说笑一会子。又来自己纳闷。”林黛玉道：“你管我呢！”宝玉笑道：“我自然不敢管你，只没有个看着你自己作贱了身子呢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我作贱坏了身子，我死，与你何干？”宝玉道：“何苦来？大正月里，死了活了的。”林黛玉道：“偏说死！我这会子就死。你怕死，你长命百岁的，如何！”宝玉笑道：“要像只管这样闹，我还怕死呢？倒不如死了干净。”林黛玉忙道：“正是了，要是这样闹，不如死了干净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，别听错了话赖人。”正说着，宝钗走来道：“史大妹妹等你呢。”说着，便推宝玉走了。此时宝钗尚未知他二人心性，故来劝，后文察其心性，故置之不闻矣。

这里林黛玉越发气闷，只向窗前流泪。没两盏茶的工夫，宝玉仍来了。盖宝玉亦是心中只有黛玉，见宝钗难却其意，故暂随彼去，以完宝钗之情。是以少坐仍来也。林黛玉见了，越发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。宝玉见了这样，知难挽回，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，不料自己未张口，石头惯用如此笔仗。只见黛玉先说道：“你又来作什么？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，比我又会念，又会作，又会写，又会说笑，又怕你生气，拉了你去，你又作什么来？死活凭我去罢了。”

宝玉听了，忙上来悄悄的说道：“你这么个明白人，难道连‘亲不间疏，先不僭后’也不知道？八字足可消气。我虽糊涂，却明白这两句话，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，宝姐姐是两姨姊妹，论亲戚，他比你疏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咱们两个一桌吃，一床睡，长的这么大了，

他是才来的，岂有个为他疏了你的呢！”林黛玉啐道：“我难道为叫你疏他？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！我是为我的心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是为的我的心，难道你就知你的心，不知我的心不成？”此二语不独观者不解，料作者亦未必解，不但作者未必解，想石头亦未必解。不过述宝、林二人之语耳。石头既未必解，贾、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，皆随口说出耳。若观者必欲要解，须自揣自身是宝、林之流，则洞然可解。若自料不是宝、林之流，则不必求解矣。万不可将此二句不解，错谤宝、林及石头作者等人。

林黛玉听了，低头一语不发，半日说道：“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，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恹人难受。就拿今日天气比，分明今儿冷的这样，你怎么倒反把个青氍披风脱了呢？”真真奇绝妙文。真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此等奇妙，非口中笔下可形容出者。宝玉笑道：“何尝不穿着？见你一恼，我一炮燥，就脱了。”林黛玉叹道：“回来伤了风寒，又该饿着吵吃的了。”一语仍归儿女本传，却又轻轻抹去也。

二人正说着，只见湘云走来，笑道：“爱哥哥，龇口字音。林姐姐，你们天天一处玩，我好容易来了，也不理我一理儿。”林黛玉笑道：“偏是咬舌子爱说话，连个‘二’哥哥也叫不出来，只是‘爱’哥哥‘爱’哥哥的。回来赶围棋儿，又该着你闹‘么爱三四五’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学惯了他，明日连你还咬起来呢！”可笑近之野史中，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，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。如大真之肥，飞燕之瘦，西子之病，若施于别个不美矣。今见“咬舌”一字加以湘云，是何大法手眼，敢用此二字哉？不独见陋，且更学轻俏娇媚，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。掩卷合目思之，其“爱厄”娇音，如入耳内。然后将满纸莺啼燕语之字样，填糞窖可也。史湘云道：“他再放不过人一点去，专挑人的不好。你自己便比世人好，也不犯着见一个打趣一个。我指出一个人来，你敢挑他，我就服你。”

此作者放笔写，非褒钗贬颦也。已卯冬夜。

明明写湘云来是正文，只用二三答言，反接写玉、林小角口，又用宝钗岔开，仍不了局。再用千句柔言，百般温态。正在情完未完之时，湘云突在。“谑娇音”之文才见。真真卖弄有家私之笔也。丁亥夏，畸笏叟。

黛玉忙问：“是谁？”湘云道：“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，就算你是好的。我算不如你，他怎么不及你呢？”黛玉听了，冷笑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他，我那里敢挑他呢？”宝玉不等说完，忙用话岔开。湘云笑道：“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，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，时时刻刻你可听“爱”、“厄”去。阿弥陀佛，那才现在我眼里！”说的众人一笑，湘云忙回身跑了。要知端详，下回分解。

此回文字重作轻抹，得力处是凤姐拉李嬷嬷去，借环哥弹压赵姨。细致处宝钗为李嬷嬷劝宝玉，安慰环哥，断喝莺儿。至急为难处是宝、颦论心。无可奈何处是“就拿今日天气比”；黛玉冷笑道：“我当谁，原来是他。”冷眼最好看处是宝钗、黛玉看凤姐拉李嬷嬷，云“这一阵风”；玉、麝一节；湘云到，宝玉就走，宝钗笑说等着；湘云大笑大说，颦儿学咬舌，湘云念佛跑了数节，可使看官于纸上能耳闻目睹其音其形之文。

有客题《红楼梦》一律，失其姓氏；惟见其诗意骇警，故录于斯：

自执金矛又执戈，自相戕戮自张罗。
茜纱公子情无限，脂砚先生恨几多。
是幻是真空历遍，闲风闲月枉吟哦。
情机转得情天破，情不情兮奈我何！

凡是书题者不可此为绝调，诗句警拔，且深知拟书底里。惜乎
失名矣。

第二十一回

贤_{当得起}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

按此回之文固妙，然未见后卅回，犹不见此之妙。此曰“娇嗔箴宝玉”，“软语救贾琏”。后曰“薛宝钗借词含讽谏，王熙凤知命强英雄”。今只从二婢说起，后则直指其主，然今日之袭人、之宝玉，亦他日之袭人、他日之宝玉也。今日之平儿、之贾琏，亦他日之平儿、他日之贾琏也。何今日之玉犹可箴，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！今日之琏犹可救，他日琏已不能救耶！箴与谏无异也，而袭人安在哉？宁不悲乎！救与强无别也。甚矣，今因平儿救，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！他日之强，何身微运蹇，展眼何如~~一~~破耶！人世之变迁如此，光阴倏尔如此！

今日写袭人，后文写宝钗。今日写平儿，后文写阿凤。文是一样情理，景况光阴，事却天壤矣。多少恨泪，洒出此两回书。

此回袭人三大功，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。

话说史湘云跑了出来，怕林黛玉赶上，宝玉在后忙说：“仔细绊跌了，那里就赶上了？”林黛玉赶到门前，被宝玉叉手在门框上拦住，笑劝道：“饶他这一遭罢。”林黛玉搬着手说道：“我要饶过云儿，再不活着！”湘云见宝玉拦住门，料黛玉不能出来，写得湘云与宝玉又